

四書集註 孟子

中

113

862

5

60

65

70

1 13  
862  
5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

滕文公章句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

少異。但眾人加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

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言。每

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

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門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

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

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乏。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覲古見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道無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信力。行以師聖賢。今滕絕長補知。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瘳莫何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滕文公

滕文公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自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乎。文

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

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

人歟？三年之喪，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天下縫也。

不緝，口漸哀，緝之曰齊。哀，疏也。麤而也。飭，

麤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國不長，兄弟宗之

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

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

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歔歔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歔川悅反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  
 冢宰六卿之長也歔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應前章之性善

即勅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占字通也偃然友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形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也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喪也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弱於流俗之心之所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  
 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孟子 卷之三 四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緝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緝音陶亟紀力反

爾風七月之篇于在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民之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儉則能以禮接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

之制也夏時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人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二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也。均也。藉借也。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上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攤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也。取。物於人而息以償之也。數也。稚。幼子也。大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孟子嘗言文下治岐。耕者九。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上田。使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雨下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

為義。皆鄉學也。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字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而巳。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之心。於此可見。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年。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止。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用制祿。可不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闕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而助國中什一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井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  
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餘  
禮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夫上父母。下妻子。以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方里而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上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取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闌。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墮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墮民所居也。墮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相所起。士。未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音雅殮音孫惡平

聲。養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饗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必種粟而後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入以粟易械器者。不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餅之屬也。陶冶為既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益子 滕文公

卷之三

十一

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音滄

夔齊子禮反。潔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鈎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於江。記者之誤也。○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於江。記者之誤也。○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於江。記者之誤也。○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於江。記者之誤也。○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狂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技，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孔子曰：大

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人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

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

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狂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彊上聲暴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若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如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賂古役反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

嚶出自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

重多寡大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小為價也或相千萬元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莖

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莖五倍

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

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宜為其大者哉

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

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

觀其意。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委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言也。非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滕文公卷之三 十六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  
 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  
 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  
 之閑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孤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自蓋歸反藁埋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音泚最楚怪反泚此體反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  
 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季葉也壑山水所趨也  
 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蠖蛄也嘬攢其食之  
 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  
 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可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  
 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  
 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藁也藁土  
 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  
 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  
 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  
 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  
 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

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範圍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

不可往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子言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一也。中節，欲其一也。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與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孔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則說諸侯使相攻。張儀，皆魏人。怒，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度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  
 首日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  
 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  
 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  
 其節也。用。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  
 聖賢道者。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  
 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  
 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有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  
 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  
 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  
 也。質。所執以見入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之者。將以見所適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國之君而事之也。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太也。後章做此。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血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出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

疆必載質。何也。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妣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

子也。泰。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

今之士無功而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

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曰。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墁。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萬章問曰。宋小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蓋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委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湯始征自葛。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為國也。餘已見前篇。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始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意。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

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

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

設譬以

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

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贖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贖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贖音勸。○此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贖。窺也。陽貨於曾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謂先來加禮也。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也。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負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知其非義。斯

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一治一亂。謂生民也。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

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

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攘音怪行去聲下同沛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

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停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聖王不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前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快又反。閑。衛也。放。驅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抑止也。兼井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見

上篇承。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

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

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

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能言距

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

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

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

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

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

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

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

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

常人之心。而度。○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蝻

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

名。蝻。蟻。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大音扶。與。平聲。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鮒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輦同。願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鮒。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己。仲子也。駢駢。鵝聲也。頻頷而言。以母則不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入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

入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

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其綱紀。

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

必有關係。唯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

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大詩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不。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朔。此言不仁而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薛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猶沓沓也。沓。徒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意。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在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欲為君盡君道。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法堯舜以盡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詩云。永言配

命。曰。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國之所慕。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相

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離婁

五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士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難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雷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大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若若。效人如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

**大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長。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上。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命大國而不師。又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道。請辭也。言誰能執持執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於敗亡也。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人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音扶。所謂

自取。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鼯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步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也。音秦。圻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故為淵鰕魚者懶也為叢

欲之在乎此也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鰕魚者懶也為叢

鰕者鵠也為湯武鰕民者衆與紂也為去聲

與鰕同懶音闊鰕與雀同鵠諸延反○淵深

水也鰕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鵠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鰕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

或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

雅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可勉也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五 雜婁

卷之四

九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適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其爾。親之長之在人為其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

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

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五 離婁 卷之四 十一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孟子曰。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

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東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其子焉往。焉。於。度反。二老伯夷太公也。犬齒德皆尊。如象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皆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言也。大國五年。小國而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也。季氏魯卿宰。家臣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離婁

死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益野爭城以

戰殺人益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尊民之

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李土地而食人

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

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正則眸子

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

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廋音搜

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掩

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景。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曰。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援。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在。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公。守。道。所。以。濟。時。在。道。徇。人。徒。為。失。已。○。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之。身。夫。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明。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

養亦不足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

治而天下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

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快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

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

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會元不請與

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

入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

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爭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

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聞去聲。趙氏曰：適，過也。聞，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聞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人國無不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與不仁耳。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而格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虞，度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勉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不敢易其言者乎。○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

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

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

故孟子如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

以此責之。曰克有罪。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

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

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舖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

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

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

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

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一不為。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

告也。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

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

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

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曰仁之實

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

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智之實知  
 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  
 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  
 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  
 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其又感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  
 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  
 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  
 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  
 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  
 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  
 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了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本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在東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一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美。倚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

也。杜音江。禮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返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

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過。臣下。則

口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親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也。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

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錡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

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丁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有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順理因時而處

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察理不精故有二

者

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

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察理不精故有二

者

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

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察理不精故有二

者

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

宜豈為是哉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也。惟能不為是以可

如後患何。○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

者。○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上於義則信果

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也到反也造請也深造之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

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

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

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

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

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默飲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終不見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

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勝於人養人者欲其以取

於善盡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孟子曰

背顛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言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漸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苟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故孟子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職等干譽之病也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稱水其

謂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

務本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

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小

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

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孟子 卷之四 三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表而後勉。飛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好惡存者能之。○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皆去聲。○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性文王視民如傷。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武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與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專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等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 晉之乘 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 一

也 乘去聲 檮音逃 杌音兀 乘義未詳 趙氏

時行 乘為興於田賦 乘馬之事 或曰取記載當

凶人之號 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春秋者記事

者必衰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 故錯舉以為所

記之名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 掌記時事 此

三書者 皆其所記 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

冊書之名也 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 五霸

盛 史官也 竊取者 謙辭也 公羊傳作其辭

則丘有罪焉 爾音亦如此 蓋言斷之在已 所

謂筆則筆 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 也 尹

氏曰 言孔子作春秋 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 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 為百王之大

法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 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 而孔子之事 莫大於春秋 故特言之 孟子曰 君子之澤 五

世而斬 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顏也 父子相繼

為一 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斬絕也 大約君子

小人之澤 五世而絕 楊氏曰 四世而絕 服

之窮也 五世祖免 殺同姓也 六世而斬 屬予未

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善也 猶竊也 淑

為方言是也 人謂子思之徒也 自孔子卒 至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及之，意也。林氏曰：公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逢，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

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備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也。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發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弊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鼻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而勉人以。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而然者，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之在山，則非自然之為惡水。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而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此恒胡登反驗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

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

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嗣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教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在

之急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

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

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之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不服束髮而結纓往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孟子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夫章子，子於養，羞辱也。狠，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也。所逐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也。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也。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曰

必非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屬。子有子母之屬，祖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表其志而不與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求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  
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  
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問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謂古竟反。儲子齊人也  
有異於人哉○齊人有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墾闢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屢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施音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墾墾也顯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悅自得之貌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

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50